歷史與空間

《紅樓夢》人物雜談——無心出岫淡如煙

■文：王兆貴

邢岫煙是半路上飄入大觀園的，淡淡的如同一縷煙霞。細品《紅樓夢》，你會發現，岫煙之淡是有多重涵義的。淡泊、淡定、淡雅，似乎於她都很中肯。裙布釵荊，蘭心蕙質，這八個字，邢岫煙應該當得。寶玉說她「舉止言談，超然如野鶴閒雲」，大意雖說不差，但誇得似乎有些過了。一個十幾歲的女孩兒，哪裡有這麼高深的道行？

岫煙是邢夫人的侄女，因家道中落進京投奔姑媽。說來也巧，那天前來賈府投親的，除了邢岫煙一家子外，還有薛姨媽娘家的人、王熙鳳娘家的人、李紈娘家的人。王夫人的上房裡，烏壓壓的一地人，可見那場面有多熱鬧。在同來投親的一波人中，岫煙的家境最為貧寒，服飾打扮也很簡樸，加之姑媽生性愚鈍，人緣不佳，牽連得岫煙不怎麼起眼。新來的四位少女中，寶琴打頭，接下來是李紋、李綺和岫煙。晴雯將她們形容為「一把子四根水蔥兒」，給人以綠瑩瑩、白生生、水靈靈的質感，比之寶玉「人上之人」的讚嘆具象多了。岫煙的心性多半與其身世有關。書中關於岫煙家世背景的交代，雖然寥寥幾筆，但給人的感覺愈發清苦。即便如此，岫煙安貧而不自卑，溫厚卻無媚骨，將榮華富貴、人情冷暖看得稀鬆平常。

邢岫煙一家進京，原本仰仗邢夫人為之安家置業。落腳之初，賈母關照邢夫人，讓岫煙留在園中住些時日再去。邢夫人聽如此說，落得省心，就一手轉交鳳姐辦理。鳳姐是何等精明之人，稍作權衡，就將岫煙安置在迎春那兒。怎麼說她們也是一家子，「倘日後邢岫煙有些不遂意的事，縱然邢夫人知道了，與自己無干」，轉念間「冷眼掂掇岫煙心性為人，竟不像邢夫人及他的父母一樣，卻是溫厚可疼的人。因此鳳姐兒又憐他家貧命苦，比別的姊妹多疼她些，邢夫人倒不大理論了」。

迎春是有名的「二木頭」，凡事不上心，她的住處也就沒什麼章法，什麼人都可以鬧騰。手下的丫鬟老媽子都是看人下菜碟的，沒有一盞省油的燈，一時打點不到就會給你臉色瞧。按照姑媽的叮嚀，二兩月例錢，一半要勻給父母，餘下的還要給下人打酒買點心吃。這樣一來，岫煙的日子就有些捉襟見肘。但因心性使然，日常生活用品或有短缺，她也不願主動與人張口。寶釵心細，看在眼裡，時常私下裡體貼她，接濟她。一天，寶釵發現岫煙衣衫單薄，追問之下方知，因手頭緊，岫煙叫丫鬟悄悄地把棉衣典當了。寶釵讓她回頭叫丫鬟把當票送來，以便悄悄地贖出來，晚上再悄悄地送還她，早晚好穿。湊巧的是，那家叫作恆舒典的當舖，恰為薛家所開。寶釵得知後，便打趣說，「這鬧在一家去了。夥計們倘或知道了，好說『人沒過來，衣裳先過來』了。」寶釵這番話，自然是指邢薛兩家結親的事。就憑薛家母女的眼光，能相中岫煙為薛蝌之妻，足見岫煙的人品是何等高雅。

大雪天，眾姐妹們都換上了冬裝，雪帽皮靴，鶴氅貂裘，不是猩猩氈的，就是羽緞紗的，十來件大紅衣裳映着大雪，好不齊整。寶玉、寶琴、湘雲等則是賈母賞賜的高檔套裝，湘雲還自豪地展示了一番，那場面，就像一次冬令時裝發佈會，好不奢華，好不惹眼。同是新來的，寶琴尤為賈母喜愛，將一件十分珍貴的鳧靨裘送了她，邢岫煙沒那福分，「仍是家常舊衣，並無避雪之衣」。對比如此鮮明，岫煙心裡當然清楚，但她泰然處之，不怨尤，不眼熱，也不覺得有什麼寒酸，照常同大家一起遊玩賞雪，一起聯句賦詩。「看來豈是尋常色，濃淡由他冰雪中」。這樣的淡定，對於一個女孩子來說，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甘甜冷暖，安之若素，是人生的一種境界，一半在天性，一半靠修行。

說到修行，岫煙的心性，還與妙玉的影響有關。原來，妙玉在姑蘇蟠香寺修行時，岫煙家賃的是她廟裡的房子，與妙玉僅一牆之隔。沒事時，就到廟裡與她做伴，並從妙玉那裡學會了讀書認字。她倆做了十年的鄰居，既是貧賤之交，又有半師之份。不想天緣巧合，如今又在大觀園裡相遇，自然少不了時常過往。寶玉生日這天，收到妙玉一張賀帖，上書「檻外人妙玉恭肅遙叩芳辰」，忙命筆墨侍候，可出神了半天，竟想不出用何別號方與妙玉的「檻外人」相匹。於是，便袖了帖兒去找黛玉商量。剛過沁芳亭，迎面碰上岫煙，說是要去櫳翠庵與妙玉敘話。寶玉聽了不免詫異：妙玉性情孤僻，凡人難入她眼，沒想到卻與岫煙投契。細問方知，她倆原是舊相識，難怪岫煙有此清修。既然如此，正好可將回帖之事求教於她。岫煙自然知道妙玉的

■網上圖片

為人以及別號的來歷，於是就建議寶玉以「檻內人」作覆，必定合乎妙玉心思。聽了岫煙的解釋，寶玉茅塞頓開，既解開了岫煙品性之謎，又開解了別號署名之難，便別了岫煙，回房寫帖去了。

在大觀園中，一席話能讓寶玉似聞焦雷發聵、猶如醍醐灌頂，數來能有幾人？可見岫煙的修為的確非同一般。雖說岫煙與妙玉有「半師之份」，但她既沒有妙玉那樣絕緣於世的潔癖，也沒有妙玉那樣放誕詭僻的矯情，顯得超脫而不做作，豁達而又自然。她師從妙玉，卻不盲從妙玉，自有一番獨立的見解。她看了妙玉給寶玉下的帖子，又想起上年妙玉送寶玉梅花那檔子事，笑着說，她這怪誕的脾氣竟不能改，從沒見過拜帖上用別號的，「僧不僧，俗不俗，男不男，女不女」的，成個什麼道理。初看這樣的話，似乎是對妙玉不尊，究其實，岫煙這番話並非嫌惡成分中的責怪，而是包容基礎上的嗔怪。她既然要找妙玉說話，自然是因為能說到一塊，也許會有委婉的嘲諷，但終歸是投機的，至少是相與的。用岫煙的話說，舊情未易，更勝當日。否則，妙玉不可能邀請岫煙登門敘話。岫煙與妙玉的情誼，屬於那種和而不同的類型。妙玉雖然身入空門，卻不見得能完全免俗；岫煙雖然身在紅塵，卻有着超然物外的心境。明末清初韻學家沈謙讚她「裙布釵荊，別具煙霞之色」，北師大教授陳其泰稱她為「書中第一流人物」。

書若蜉蝣

■文：葉 輝

戴望舒過舊居

■戴望舒 網上圖片

那天在課堂上講解戴望舒，我叫同學朗讀詩人的《過舊居》，不知怎的，約略也有點感傷，詩中舊居就是赫赫有名的「林泉居」，在薄扶林，原名Woodbrook Villa，業主是巴富爾（Balfour），1940年初返回英國，房子以較便宜的價錢租給戴望舒，他當時的妻子是穆時英的妹妹穆麗娟，他們生了一個女兒，叫戴詠素，暱稱「朵朵」。

那時想起葉靈鳳寫得情辭懇切的悼文——《望舒和災難的歲月》（1957年，原刊《文藝世紀》第三期），當中說到，《過舊居》寫於1944年三月：「這條路！我曾經走了多少回！／ 多少回？……過去都壓縮成一堆，／ 叫人不能分辨，日子是那麼相類，／ 同樣幸福的日子，這些孿生姊妹！」「而我的腳步為什麼又這樣累？／ 是否我肩上壓着苦難的年歲，／ 壓着沉哀，滲透到骨髓，／ 使我眼睛朦朧，心頭消失了光輝？」

葉靈鳳對戴氏的家事與情事知之甚詳，此所以在悼文中說：「詩人為什麼經過自己的舊居，會挑動這樣沉重淒涼的感情呢？這並非因為：有人開了窗，／ 有人開了門，／ 走到露台上——／ 一個陌生人。」那是由於穆麗娟已離他而去，再訪舊居之時，身邊人已是比他年輕二十一歲的第二任妻子楊靜了。

葉靈鳳欲言又止：「詩人的心裡，實在是另有不願示人的創痛的……這只要讀一下他的另一首詩就可以明白了」，那是在同年六月所寫的《示長女》：「記得那些幸福的日子！／ 女兒，記在你幼小的心靈：／ 你童年點綴着海鳥的彩翎，／ 貝殼的珠色，潮汐的清音，／ 山嵐的蒼翠，繁花的繡錦，／ 和愛你的父母的溫存／ ……／ 可是，女兒，這幸福是短暫的，／ 一霎時都被雲鎖煙埋；／ 你記得我們的小園臨大海，／ 從那裡你們一去就不再回來，／ 從此我對着那迢遙的天涯，／ 松樹下常常徘徊到暮靄。」

那舊居正是「林泉居」，端木蕻良（與蕭紅）也去過，說居名教他想起賀知章詩句「生人不相識，偶坐為林泉」；葉靈鳳寫道：「從路邊到他的家裡，要經過一座橫跨小溪的石橋……所以地方十分幽靜，真是理想的詩人之家。望舒住在這裡的幾年生活，可說是他一生中最愉快最滿足的：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，有安定的生活，經常有朋友來找他談天喝茶……」

兩人相交逾二十年，葉靈鳳寫道：他與詩人「在上海曾有兩次同住在一起，到香港後又在一起工作……但我從不曾見他有過為了要解決家庭問題，匆匆又離開香港到上海去的那幾天那麼沉靜」，那是1940年夏天，詩人匆匆交代工作，「也不向我解釋他為什麼要走得那麼匆忙的原因，就趕回上海去了」，「不久他又回來了，然而整個人也就從此變了」；詩人其後寫了《白蝴蝶》的絕句：「翻開的書頁：／ 寂寞；／ 合上的書頁：／ 寂寞。」

文藝天地

詩情畫意

趙素仲作品——詩畫人生（三十九）

心與遠山齊含笑
情如秋月同皎潔
胸藏白雲舒己志
懷有清風常眷顧

甲午元月
素仲並書

有一首歌叫「遠山含笑」，我很喜歡。

遠山對着我含笑，世界多美好；我的心也與遠山一起常含笑。

「我見青山多嫵媚，料青山見我亦如是。

詩意偶拾

■文：歐陽里山（湖南中學生）

小陣雨後，小鎮

沒有古城牆用來憑弔
只有暮色，落陽
賣剩的奶豆腐，亂晃
在桶裡，一勺勺的雜響

於是蟲聲被抵去，忽然地
剩下油香味的寂靜
扁擔在新燈裡轉彎
落下橘黃的水印，和長影

註：奶豆腐為湘地小吃，大概即豆腐腦。

試筆

■文：龍逸騰（成都市金沙小學六年級）

七彩九寨

■九寨溝秋景。 網上圖片

提起九寨溝，很多人腦海中會浮現一幅幅的連環畫：遠遠看去一抹紅暈如彩霞般的楓葉林；四季常青的松柏；漫山遍野的白樺林；聲聲動人的森林協奏曲……在這如同墨彩渲染的水墨畫的脫塵之地，畫不完，寫不盡的至美之地中，九寨是七彩的，是身心間，人與自然間最無暇的交匯，這種完美是存在於每一種智慧中生根發芽的；是在每一位詩人字裡行間中流動的。在那兒，你能聽見心與自然在無論多遠的地方呼喊，訴說。

在這兒，一切融為一體。

九寨，地毯似的無邊大地上鋪滿了可人的純淨的甘露，那是綠色，是生命，春天更是在淨化着九寨的每一寸毛孔，安臥在冰雪中的九寨醒來了！雨盡情歌唱吧！近乎一種洗禮，淅淅瀝瀝的，沖刷這片聖地上包裹着的外衣，無比聖潔，偉大，似是一次革命，又似是在禱告。那麼虔誠，無私。漸漸，蒼茫的世界融化了：一個個湖泊底下蟄伏了一個冬季的生命釋放着能量，像一個奪目的小太陽將光芒滲透着，那種力量是活力，是生機。湖水漸漸有了光澤，忽而在流動，忽而又安靜下來，但最終還是化為一頭猛獸，肆意釋放着力量，開始了新生……

而樹木，明明沉寂在死亡的寂寥中，雨露相繼擁來，浸潤了樹梢、枝丫、根部，從上至下灰土色的樹皮被洗刷掉了塵埃，樹枝重新變得有了樹枝的模樣。過不了多久，芽兒就發了，樹兒就綠了。是的，是一場自然的革新，九寨裡，你可以在每一處看到這大自然精湛的技藝，它徹底地修復了瑕疵，一片死寂的天地裡，灰暗色如煤灰似的天空變得像大理石一樣富有光澤；雲朵懶懶的，但移動了起來一卷卷如波濤，太陽膽怯地從雲層中探出了頭。地底下，湖面的波紋以三角似的形狀慢慢擴散，有着鮮明的節奏。花草發瘋的一樣，就像革命的先驅，一片片炫彩，迎接一陣陣春風，是的，九寨的新生到來了……

夏天，九寨的湖無疑是最富神奇色彩的。九寨的湖，零零散散的如星星鑲在平整的地面上，遙遙望去，呈現的是翡翠般高雅的綠色，通透而迷人，成百地鋪散着，似是佛祖流的淚。

而仔細地湊上前去，湖水似是一首樂曲從歡快變為肅穆，變臉似地化為了天空也無法媲美的最純淨的藍色，比海洋的藍要淺，又沒有天空的藍神秘，是最清澄的藍色，俯視湖面，又有一種琢磨不了的只存在於詩文中的屬於自然的小俏皮，因為你舀一碗水，那水是白的如珍珠一般的明淨，而無論你從哪個角度俯視，自然彷彿是匯聚了湖水中所有的原子，它們變換色彩，調和着，漸漸這湖水的色彩就像一個音符隨曲子的變化忽而深，忽而淺，實在美妙極了。大小不一的一個個湖面形狀也是千奇百怪，我猜想，也許在某個夜晚，月光傾瀉而下，或是自然的第一個火種賦予了九寨，把這些湖組合在一起，便成了自然奉獻的最美詩篇。

在金秋，不得不說，大自然變得比夏天火熱了。曙紅色的層林盡染，秋色可以很輕盈灑遍九寨的天地，就連雲朵也淡淡地融合進了華美絢麗的紅色之中。漫山遍野的楓葉火紅色竟真如火焰熊熊燃燒着，連湖面也響應了秋天的邀請，變得淡紅似絲綢一般細膩，緩緩流淌，那顏色比其他的紅羞澀，但更有天生的一種自然的魅力。不得不說，整個九寨此時就是一面鏡子，以一種紅，變化出萬千色彩。

冬，自然賦予的一切炫美都褪去了，平平淡淡的白色、灰色，一切又靜謐起來，讓九寨的美儲存，在我們心中流淌。

七彩的九寨在詩中，話語中，這種從宇宙中提煉出的純粹，是整個世界的精粹。潺潺的，永遠流淌，需要一顆最澄明的心去響應。

來鴻

■文：青 絲

九層塔

■九層塔 網上圖片

台灣作家的美食文章，常會提到一種名叫「九層塔」的植物，焦桐、劉克襄、舒國治等人的作品，莫不如此。之前我在美國電影《美味情緣》裡看到過一個鏡頭：為了哄口味刁鑽的小女孩吃飯，男廚子把切碎的九層塔細末撒在意大利麵條上，頓時香味四溢……有一陣子，我由這個文化語義曖昧的符碼，想像到了一種西式植物的浪漫情調，就像希臘女神芙羅拉手中的花束，散發着濃烈的異域香氣。

等到手頭閒空，查找相關資料，才發現九層塔就是羅勒，一種民間常用作蔬菜食用的草本植物。九層塔一名的來由，是羅勒的花苞成九層狀，由尖端排起，攢列成九行。又因羅勒有一股寧馨的香氣，有地方呼之為「蘭香」。據說這一名稱是後趙時為了避石勒的名諱而改，後人覺得蘭香一名更為好聽，遂沿用至今。

九層塔是藥食兩用的植物，嫩莖及葉子可作為蔬菜食用，入藥則有鎮咳、消炎止痛的療效，故在很早以前，就形成了規模化種植。賈思勰的《齊民要術》曰：「三月中，候棗葉始生，乃種蘭香。」北魏時期，就已有指導性的農業規劃，讓農民按時節進行種植，為九層塔的日後普及和廣泛食用，提供了深厚而廣闊的基礎。

古傳記有「蘭先生作蘭香粥」的記載。「蘭先生」是唐代一個被譽為醫史人物的道士，著有《仙授理傷續斷秘方》一書，他的養生食譜即有用九層塔煮粥的體驗。被混合在粥水裡的九層塔，除了讓人用舌尖領略它的清鮮柔美，也起到清洗臟腑的作用，成為舒緩身心、獲得健康安慰的精神藥劑。這種借食材平衡身體的飲食之道，構成了另外一種旨趣，在今天也呈現出更為多元的生態。

台灣人大概是最喜歡用、也最擅長用九層塔進行調味的食家了。《台灣通志》曰：「九層塔即葵板草、茶匙黃，治湯火傷。」猜想這種植物最初被引入到島上，是作為治療水火燙傷的草藥使用，其後才有人發現它的特殊香氣在調味方面的顯著作用，加上台灣的氣候偏熱，九層塔有殺菌保鮮、延緩食物餿臭的功效，遂成為台菜中最常使用的調料。甚至有人在煮飯時也會加入幾片葉子，及至飯熟，即取而棄之，使白米飯帶有一股淡淡的植物清香。如果是烤肉，人們更是習慣將九層塔夾在肉裡一起烤，令烤肉烙上它的鮮明印記。

不過九層塔更重要的使命，是利用自身的香氣調出食物的固有味道，於味型上獲得質的提升。如做台式三杯雞，把雞肉炒熟後再加入九層塔一起燜，那種奇妙的滋味令人讚絕。還有烹飪海虹、三文魚之類的海鮮，也非得用到九層塔辟腥增香，才能展現風味。那些覆在食物表面的九層塔碎末，像是被炒糊了的焦屑，看似毫不起眼，卻是洗滌心靈與味蕾的美味起源。